





世間特殊的地方。佛老人家的證智，我們都不知道，但從他表現出與世間不同的，特別偉大，我是從這些上，深深信得佛是真正的證悟。

我有很多看法與人不太相同，譬如說，某人在修行，某人開悟了！修行、開悟當然是好事情。不過，不只是佛法講「修行」，世界上的宗教都要修行的。道家有修持的方法，中國儒家也有一點，印度婆羅門教，六派哲學都有修行的方法，西洋的神教也有啦！他們的禱告也是修行的一類。如真的修行，自然會身心有些特殊的經驗，這是信仰宗教的人所應相信的，不管你自己有沒有得到，這是絕對可信的。在內心中或身體上，得到些特殊經驗，宗教就是要靠這種特殊經驗來支持的。

所以單講修行，並不一定就是佛法，世界上各種宗教都有修行呢！你說你看到什麼東西，經驗到什麼？這並不能保證你經驗的就是佛法。那麼用什麼方法來區別呢？這有兩個方法：一、與佛法的根本義理是否相合。二、行為表現是什麼樣子。且舉一件事來說，我們中國人有時候真自覺得驕傲，美國西皮有很多人要學禪，寒山很吃香，簡直崇拜得不得了。然在我的想法，若以此為典型，作為我們學佛的模範，大家這樣學，這成什麼樣子！因為佛教也好，其他宗教也好，都要教你正常，修行的人也要正常，中國佛教過去許多大師，能夠組織佛教，能夠發揚，都是平淡正常的。又如釋迦牟尼佛教化，有所謂「神通輪、教誡輪、記心輪」，身業、語業、意業都可以教化，可是佛法的重點是教誡輪。用語言來引導你，啟發你，使你向上。現在有些人，稍微修行，就說前生後世，談神通，這不是純正的佛法。從佛的證悟以後，佛所表現出來，對弟子之間的活動的歷史事實，不是那些怪模怪樣的——寒山式、濟公式、瘋子喇嘛式的。佛老人家，生在人間，主要用教誡來引導，不是侈談神通，因為外道也有神通，用神通來建立佛教，佛教就和外道一樣了。我對佛法的研究，著重在這兩方面，這兩方面的了解，能使我信心增強，推動支持我很衰弱的身體，在佛法之中，多少奉獻自己的一分心力。

(完)

(上接第18頁「禪與道的藝術」)

這是老莊化的中國禪，自此面貌一新，但禪宗強調「自性空」則是一脈相承的。既然「空」是禪的主旨，藝術在其間也不外是一種差別之相(現象)。藝術只是渡岸的木筏，既抵彼岸，便變成沒有用的負累。

老莊的「道以虛無為本」，與佛教的般若空義在魏晉時代便有了融匯，但是玄學在「有無」「體用」「本末」「言意」等範疇與佛學有分別。佛教雖有「空有」，畢竟佛教是取消現象的，把現象(相)看作虛幻。玄學承認現象的存在，重「本」，「本」是對現象的概括。玄學家為了擺脫經學的枷鎖，主張尋象以觀意，得意而忘象，以有知無，以未知本，以使聖人之意與自然之道相溝通。故此，「得意忘象」奠定了欣賞理論的基礎，「言不盡意」，「意在象外」成為後人美學的標準。若以上述佛教「空」的義理來闡明禪的涵義，毫無疑問與玄學的「得意忘象」有極大的差異。藝術是一種施設，就拿禪畫來說吧，作為引導進入「空」的境界，由畫的有形表現而達至無相(沒有現象)，這是關乎觀賞者的般若智慧(空慧)，「空」畢竟是清淨不染的，只要無念，不住於心才能達到。從這個通過禪去達至「空」和本來面目的義理看來，禪的藝術是十分狹窄的，因為只要導致「空」才夠得上禪法。好像日本庭園的沙池，助人進入冥想，這種藝術性是不大的，禪的藝術施設僅是一種方便。玄學則承認現象的存在，尋象以觀意，在形象本身而超出其中。得意忘象，藝術至高境界發揮淋漓盡致，我之於物、物之於我兩相忘，體用不離，本末不棄。莊周與蝶是最好的例子，這是物情相應最高的藝術境界。可是，禪最終境界是佛的清淨不染，佛是出世間的，本來面目就是法爾如是的「空」，沒有五蘊色受想行識。如果仍有畫以外的意的糾纏，得意而忘象，因為有所得，既有所意，仍未能出離世間，故達不到「空」的境界，心仍有所住於意(畫象之外)，禪的境界便沾不上邊。禪與道的分別是在於思想上的差異，不能混為一談，禪與道的藝術亦可以作如是觀。